

•心•海•夜•航•文•从

•心•海•夜•航•文•从

把~~卷~~画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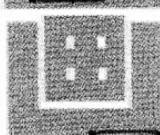
兰州大学出版社

BAQUANHUAYUAN 牧惠

ENTERTAINMENT

心海夜航文丛

把卷



圆

牧惠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把圈画圆/牧惠.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

(心海夜航文丛)

ISBN 7-311-02176-6

I . 把... II . 牧... III .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5447 号

心海夜航文丛·把圈画圆

牧 惠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onbook.com.cn

<http://www.onbook.com.cn>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照排

白银银贵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11.875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45 千字

印数:1~5000 册

ISBN7-311-02176-6

定价:22.00 元

总序

王春瑜

我将这套文丛起名《心海夜航》，并未深思熟虑，只是灵机一动而已。昨晚得闲，插上炉香，听着光盘里传出悠雅的古琴声，闭目寻思这“心海夜航”四字，觉得还挺耐琢磨。心者，思也，我国最古老的诗集《诗经》中《小雅·巧言》那一首，不就分明吟咏过“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吗？虽说历代统治者实行牧民的愚民政策，总是想箝制、扼杀百姓——特别是士中有识之士的思想。但是，思想辽阔如大海，无边无际，永不停息地在激荡，在奔腾，在咆哮。中国有文字以来的文明史足以证明，有出息的学者、作家，无一不是在心海中扬帆远航，中流击水。加盟本丛书的老、中、青三代作家，自然是概莫例外，或许以杂文鸣于时的牧惠先生、邵燕祥先生，更以思想敏锐为读者所熟知。夜航，同样令人遐想，令人神往。就以近三百年来的书史为例，同样叫《夜航船》的就达三部之多，最有价值的还是明、清之际著名文学家、史学家张岱（公元1597~约1689）所著小百科全书式的《夜航船》。他在此书的序中，引一故事，颇耐人寻味：“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拳足而寢。僧人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

‘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这位高谈阔论的知识分子，连起码的历史常识都不具备，却有脸高谈阔论，而且倘一旦逮着机会，位居要津，肯定摇身一变，立马就成了大儒、文化名人。谓予不信，就看时下某些红得发紫、到处高谈阔论的“士子”好了，若问此辈澹台灭明是谁？恐怕不是张口结舌，就多半胡说是武侠小说里瞎编的人物，但这丝毫不影响其学而劣则仕，神气活现，像煞有介事。加盟本文丛的作家，皆饱学之士，我敢担保，倘若那位和尚活在今世，面对这几位，是难以伸脚的。

俗话说：“三世修来同船渡”。我与本文丛的作家一起心海夜航，是难得的缘分，虽说都是我的友人，但能同舟共渡，也并非易事。牧惠、邵燕祥、柳萌三兄，皆年长于我，他们的作品，风行海内，自然无需我说多余的话介绍。刘庆林先生虽是老报人，但杂文、散文俱佳，其长篇巨构《倾斜的年轮》，更是纪实文学领域揭露“文革”惨祸的优秀作品。伍立杨先生不断有散文佳作问世，享誉文苑，他的古文根基，更属难得。前年文学评论家袁良骏兄给我打电话，说：“伍立杨的古文很好，大概有七十几岁了吧？”其实他生于一九六四年。郭梅小姐是加盟本文丛的青年作者。但是，她写的可不是令人难以回味的小女人散文。她是研究中国戏曲史有素的女学究，治学、教学之余，写了不少散文，这次结集，能与她仰慕的几位前辈一起问世，她是深感欣慰的。这还是要归结“缘分”二字吧。

癸未年三月十九日下午于京华西什库老牛堂

把圈画圆

把圈画圆

心夜航

题记

马年将尽，羊年就来。闲来无事，不免将一年来发表的文章排排拼拼，既是总结，又是编集子。经营一年，“孩子”生出来了，叫什么名字呢？同王春瑜一起闲聊，提出几个想法，他敲定曰《把圈画圆》好。

去年拜读过王元化先生的好几本书。有蒙他赐给的新书，有过去读过的旧书。我一直是王元化先生的热心读者。他的书，常给我以启迪，多读一次多一次收获。《把圈画圆》就是收获之一。阿Q糊糊涂涂地在致他死命的“认罪书”上画圈，当然可悲；但是，他为圈画得不圆而感到遗憾，说明“渴仰完全的潜能并未在他身上泯灭”，却是一种美德。几十年来读阿Q、谈阿Q，却一直不曾从这个角度来看阿Q。王元化先生的这番见解，使我想得很多很多。归结到一点，那就是为人在世，首先得努力把自己该画的“圈儿”画圆。而我们这些爬格一族，自然应当把社会上的“圈儿”圆与不圆当做关注的目标。在这些方面，端的是“同志仍需努力”。

今年六月，一位编辑打电话来，嘱我为七月一日党的生日写一位共产党的好干部供他发表。歌颂优秀的共产党人，当然欣然命笔，于是写了一篇《真共产党》，把老领导吴有恒如何一而再、再而三地把“圈儿”画得

很圆很圆的事迹写出来交卷。这本是好事；殊不知你说吴有恒的“圈儿”画得圆，也会惹恼一些曾经把“圈儿”画坏了的人。事情传到我那里，我先是无可奈何，接着是不肯认输，把《真共产党》再加补充，再增加吴有恒把“圈儿”画得圆而又圆的例子，另找地方发表。由此可见，想把“圈儿”画圆并不简单。

也有先是画得不圆，然后终于圆了的。那起新婚夫妇在家看“黄碟”被拘留的咄咄怪事，终于以公安机关道歉认错画上了一个圆圈，应属一例。虽说是迟到了的公正，但总比永远不公正强。

应当指出的一点是，起初硬不认错的公安机关终于道歉认错，看来与广大媒体的舆论压力有关。值得高兴的是，在这方面，近年来有了明显的进步。全国声援麻旦旦是一例；《焦点访谈》把通化一些小葡萄酒厂搀杂使假曝光，使通化市不得不认真对待、取缔假酒厂是一例；长治市出了一位把《长治日报》办成舆论监督阵地的市委书记吕日周也是一例。今天读到的《安徽老年报》，上面有《我省将舆论监督写进法规》一段新闻说，《安徽省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条例》日前已经施行。该《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明确规定：新闻媒体对国家工作人员履行职务的行为进行舆论监督。把媒体实施舆论监督的权利列入法规，这在全国尚属首例。在此之前，朱镕基在给《焦点访谈》的题词中有“群众喉舌”一语，新上任的总书记胡锦涛强调学习《宪法》和依法行事，都给我们把“圈儿”一一画圆提供了精神力量。年终《中国经济时报》揭露对北京市民已不是秘密的北京出租车垄断黑幕的报道也十分振奋人心。读者有理由希望这是促使北京市政府有关方面正视工人权利，把“圈

儿”画圆的一个开始。当然，光有舆论监督远远不够，问题的根本解决在于政治体制的改革，在于人民有权监督任何官员。

希望羊年应当是把“圈儿”画得更圆的一年。

牧惠
马年大寒

心海夜航

把圆画圆

目
录



- 1 \ 题记
1 \ 《典故纪闻》后继有人
5 \ 《大法官》的突破
8 \ 集体低素质
11 \ 贪污“光荣”
14 \ “不作为”的“作为”
17 \ 朱国治这个人
19 \ 从严嵩想到赖昌星
21 \ 热炒萨达姆
24 \ 日记史话
29 \ 大腕出丑，星迷有责
32 \ 深深地三鞠躬
35 \ 不该欢呼？
38 \ “发明”飞机
41 \ 反映意见权
43 \ 也来“估计”
46 \ 声援麻旦旦
49 \ “北京大爷”
55 \ 利季娅的意义
61 \ 北大精神重探

目
录

- 读报摘抄\ 65
马年拍马\ 67
考试合格?\ 70
反对帮八股\ 71
“我们”指谁?\ 75
两个叶利钦\ 78
官性与人性\ 82
有望于记者\ 85
读报偶感\ 88
权利与义务的疑问\ 91
奇书《下级学》\ 94
李秀芳硬闯“白虎堂”\ 97
大字报的兴衰\ 99
新闻考据\ 107
来点“朴学”\ 109
我想“刻舟求剑”\ 113
闪光的东西\ 118
为穷学生呼吁\ 122
联想到武训\ 124
沉重的话题\ 129
马事略考\ 133
李世民论“文死谏”\ 136
帮倒忙\ 139



目 录



- 141 \红旗打得多久?
- 144 \说叹茶
- 150 \民主的“牌理”
- 153 \出《文集》
- 155 \谁该当被告?
- 157 \不看足球
- 159 \耐人寻味的差异
- 162 \五十步与百步
- 164 \李鸿章名言补正
- 166 \武侠与素质
- 168 \说说“秘书现象”
- 172 \革命与人的位置
- 176 \有罪推定
- 179 \发展反腐旅游业
- 181 \波将金算老几
- 183 \推荐一本好书
- 187 \政治资本学
- 190 \应引以为戒
- 193 \水浒气与诚信
- 201 \牛轭村小记
- 204 \腐败怕透明
- 208 \专制与纳谏
- 214 \一着臭棋

目 录

- 主要危险在哪\ 227
挑战官场化\ 235
抓一抓“非抓不可”\ 238
把圈画圆\ 242
真共产党\ 245
老有所为一典范\ 251
歌手大奖赛题外话\ 256
老调新弹\ 259
艰难的选择题\ 263
编一本《贪官言论选》\ 266
读书与蠹\ 269
对《激情》的质疑\ 272
敌与友的界线\ 277
也谈“自费出书”\ 282
关于同工农相结合的一点思考\ 284
治治冷漠症\ 293
知识分子的骨头\ 297
必要的附加词\ 300
带回来一个个谜\ 302
民主的规则\ 307
解剖这只“麻雀”\ 310
谁是捕“鼠”的主力?\ 314
惯性鼓掌\ 317



目
录

- 319 \这回无人喝彩
- 321 \确是头条新闻
- 324 \戏与人生
- 327 \喜读《毛罗对话》
- 332 \我们无可奈何
- 335 \新时期的杂文



《典故纪闻》后继有人

闲来无事乱翻书，看的是明朝余继登写的《典故纪闻》。《校点说明》谈到本书“明显的缺点”时，曾引述《四库提要》的批评，认为批评中有些话“未免言之过甚，但所指摘其毛举细故，确中本书之弊。……余继登也颇喜欢记一些琐屑乃至荒诞不稽的事情”。翻读之余，觉得此书的最大缺点并不在此。余继登那种“为尊者讳”，记喜不记忧，光记皇上有过什么“重要讲话”，不考虑他实行起来如何，而且往往隐恶扬善，给人以一个通体漂亮一贯正确英明伟大皇帝印象，活脱脱一个御用文人，是最不足取之处。这本书因此而大为贬值。

以朱元璋为例。在这本书里，朱元璋要求通言路，不要导致上下壅蔽之类言论，记录下不少；但是，他一方面号召别人提意见，转眼就把提意见的叶伯巨抓起来让他瘐死狱中这类事，一个字都没有，似乎根本不曾有过叶伯巨其人其事。其中一段谈到茹太素，文字如下：

洪武时，刑部主事茹太素疏论时务累万余言，太祖令人诵之再三，采其切要可行者才五百余言。因叹曰：“朕所以求言者，欲其切于事情，而有益于天下国家，彼浮词者，徒乱听耳。”遂令中书行其言之善者，且定为建言格式，颁示中外，使言者陈得失，无烦文。

从这段文字看，朱元璋仅仅对茹太素的奏疏太啰嗦

不大满意，于是提出了改进的办法。其实，《明史》写得很清楚，由于茹太素“言多忤触”，即所提意见让朱元璋顶心顶肺，极不高兴，于是“召太素面诘，杖于朝”，打了茹太素的屁股（据考证，这是明朝第一次打官员的屁股，从此一直打到明朝灭亡）。第二天，才听出其中有些可行的好意见，于是感叹“为君难，为臣不易”，订出奏对的格式等等。经过改动，一个蛮横粗暴的朱元璋，在余继登笔下变成一个循循善诱的好老头。

朱棣从侄儿手中夺权后，打了五次蒙古，派郑和六次下“西洋”，大兴土木建新都北京，征剿安南……这些都需要很大开销来支撑。据黄仁宇推测，永乐进行这一切事业的费用，可能超过国家正常收入的两倍或三倍。国库为之空虚，人民负担重不堪言，频繁逃亡。而在《典故纪闻》里，读者能知道的，却是朱棣批评汉武帝穷兵黩武使国家凋耗，“好武岂盛德事？”他要“休息天下”，使“百姓安宁”，而且还要“休养斯民，修礼乐，兴教化”。《典故纪闻》偶然也有记到饿死人的情况；但目的仍在歌颂皇帝圣明：他“闻之恻然，亟命发粟赈之”，检讨“朕任用匪人之过”，宣布“自今民间水旱灾害不以闻者，必罪不宥”。一句也没有提到夏元吉、李时彬等朝廷官员对大量耗费扰民的批评和朱棣的置之不理。至于他如何残暴恶毒把反对他夺权的政敌家属发配到妓院之类，当然更不敢有什么记录和非议。

所以，《典故纪闻》这类书，如果说它有什么价值的话，其中一条应当说，除了有些史料之外，还反映出一部分知识分子一心歌功颂德，在人民的疾苦面前王顾左右而言它的奴性。一天，同一位历史学家散步，我谈到对正在读一本明朝人写的如何隐恶扬善的笔记的感

想，忘记了书名，他马上说那是《典故纪闻》，可见不少人都持同样看法而且印象甚深。

在皇权专制社会，一部分怕事或想升官的知识分子长着媚骨，可以理解。声称学得了马列主义，要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来总结历史的某些学者，也如此这般地著述立论，就很难说无愧于社会的良心这个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称号了。我不大肯抽时间来读这类著作，只是听朋友介绍过诸如此类把建国以来不少错误都加以肯定乃至美化的著作。例如超速地提前全面实行农业合作化，当时就有邓子恢等同志（包括一些基层干部）持不同意见，有的人因此被打成“右派”。可是，如今仍然有人说就得这样做，社会主义改造不仅正确而且适时。这种硬说三乘八等于二十七的书，实在没有阅读价值。近日从《南方周末》刘洪波的《“学者”心中的社员》得知，还有反对“全面否定”人民公社制度，对人民公社在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作用加以论述的。刘洪波介绍说：

文章从三个方面举出人民社会的地位与作用，第一个是人民公社是“工占农利”的重要制度保障，为国家初步工业化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人民公社期间，农业为工业化建设提供了5400多亿元的资金，每位劳动力年均向国家提供剩余（剩业价值？）多达80元。这确实值得发出这样的感叹：“在我国工业化起步阶段，在同期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农业为国家的工业化建设，积累的数额之大，持续时间之长，农业劳动力人均奉献占其收入的比例之高，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

这种“马列主义”，确实让人瞠目结舌！农民是人

民解放的主力军，是他们用生命和粮食迎来了革命的胜利。他们是功臣。他们是新中国的主人。而这篇《试论人民公社的历史地位》的作者，居然把农民被剪刀差的不合理的剥夺当成一件“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的盛事来歌颂！按照这套逻辑，只要换一块“社会主义”的招牌，英国的“羊吃人”也是伟大的创举！这使我想起了1959年亲耳听见一位小队长谈办食堂的“优越性”：召集开会容易多了，社员不敢不听话了。他捣乱？我不给他开饭！可见公共食堂也不宜“全面否定”。

刘洪波在文章里对此谬论批驳得很好。这里只想补充的是，“农民的温饱尚未解决的情况下”对工业化这种贡献，其实不自公社化起，也与公社化无直接关联。最少，从统购统销开始，农民就“享受”了剪刀差的“贡献权”，而且变成了比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低一等的二等公民。而农民贡献的这几千亿（如果加上公社化前，数字会更大），到底有多少是实实在在有效地用于工业化，还得打个大大的问号。光是与公社化同时的大跃进，更休说后来“文革”的十年动乱，就不知道有多少农民的血汗打了水漂。为了证明人民公社制不能全面否定，竟然搜索枯肠地找出这条“成绩”来，确如刘洪波说的“不容易”，因为他得有蔑视农民、闭眼不看农民挨饥受饿的勇气！

《典故纪闻》的作者找到了一位后来居上的同志。

《大公报》

2001年12月12日